

翁方纲手稿《药洲笔记》考论

陈伟文

国家图书馆藏《药洲笔记》一卷(馆藏号7650),著录为佚名清抄本。全书共五十页,不标页码,内容有关金石者最多,其次为诗论。书未署作者,无序跋,除国图藏书章外也无其他印章。封面题“药洲笔记卷一”,而书中无他卷,疑非全本。遍查诸家书目,似皆无著录。傅璇琮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》曾收录其中三则笔记,作者署“阙名”。此外未见徵引论及者。经笔者仔细考辨,此书实为清代翁方纲的手稿。此手稿的发现,为我们增添了一份研究翁方纲金石学、诗学和书法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一、《药洲笔记》作者考

首先,从写作时地上考察。《药洲笔记》部分条目之末记录写作时地,依次有:“乙酉四月十九日舟次始兴书。”“乙酉十一月二日观。”“丙戌二月三日客持来观因记。”“丙戌二月二十一日书于高要舟中。”“三月二十八日端州试院识。”“三月廿九日端州试院识。”“丙戌五月初二日舟过肇庆记。”“五月朔日雨中南雄试院识。”“丙戌七月五日韶州试院灯下记。”书中又云:“近日沈归愚似王,厉樊榭似朱,学人生当此极盛之际,则正须鉴前辈之波澜门径而自知所以善用之道矣。”沈归愚即沈德潜,厉樊榭即厉鹗,皆雍正、乾隆间人,可知书中“乙酉”、“丙戌”应是乾隆三十(1765)、三十一年。据沈津先生《翁方纲年谱》,翁氏于乾隆二十九年任广东学政,三十、三十一年间,巡试粤东端州、南雄、韶州诸郡,其行踪与《药洲笔记》所记契合若符节。

其次,从书名上考虑。翁方纲视学广东时,其办公地点“提学署”中有古“药洲”遗迹。翁方纲《粤东金石略》附《九曜石考》引《广州府志》:“药洲一名石洲,在城内古壅城西,今提学署中即其遗迹也。”因此,翁氏在广东学政任内所作诗,即名曰《药洲集》(见《复初斋诗集》卷二至卷九)。又《翁氏家事略记》载,翁氏著有《药洲诗话》六卷。今传翁氏著述有《石洲诗话》,如前所述,石洲实亦药洲别名。由此可见,翁氏所著笔记,名为《药洲笔记》亦合乎情理。

再次,从内容上看,《药洲笔记》很多条目皆能在翁方纲诗文、著述中找到相应论述。《药洲笔记》所载石刻碑铭大多能在《粤东金石略》卷四、五、六、八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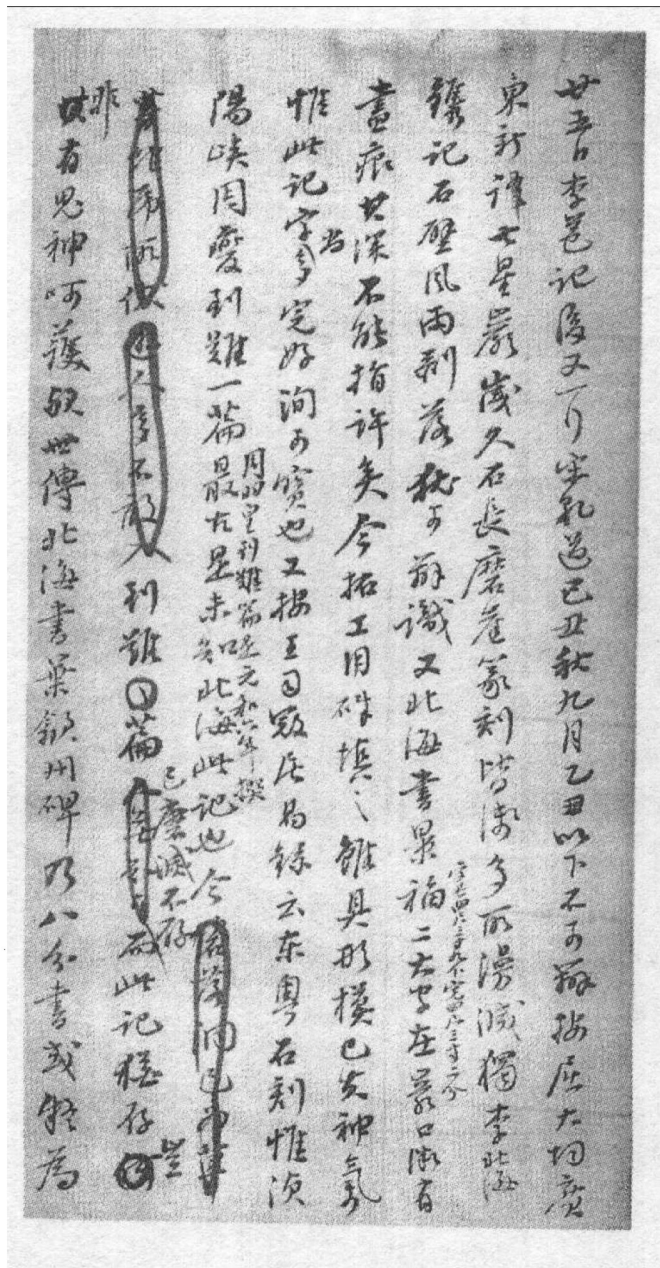
找到相应的记载,在其创作的诗歌中也时有反映。而且,其中有些考证评论甚至连文字都几乎一致。如《药洲笔记》载苏轼《九成台铭》石刻铭文,并考证曰:“本集《九成台铭》及《南华题名》皆在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。按:元符三年庚辰正月,徽宗即位。是年五月自昌化贬所移廉州安置,六月二十日渡海,七月初至廉,八月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。十一月,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,先生乃至英州,闻玉局之命,故铭称玉局散吏也。是年韶州度岁,次年辛巳正月五日过岭至南安军,是此铭为正月一日作无疑,今石本作五月,盖重刻时传写之讹也。”《复初斋诗集》卷二《苏文忠九成台铭并书额》诗后跋语几乎完全一致。又,《粤东金石略》卷五载“苏文忠《九成台铭》”,其考证文字亦略同。

又如《药洲笔记》载李邕《端州石室记》石刻碑文(见图),并考证曰:“又按:王司寇《居易录》云:东粤石刻惟浚阳峡周夔《到难》一篇最古,(周羽皇《到难篇》元和六年撰。)是未知北海此记也。今《到难篇》已磨灭不存,而此记犹存,岂非有鬼神呵护欤?世传北海书《叶歙州碑》乃八分书,或疑为韩择木所

书。今此碑楷书中带八分之神,古劲遒逸,北海诚奇人也哉。三月廿九日端州试院识。”翁氏《复初斋诗集》卷二《李北海石室记》:“八分或厕韩择木,赠歙州作传疑焉。岂知正书用八法,于此味斗光中镌。……渔洋人粤评粤刻,羽皇焉及天宝前。(自注:王司寇《居易录》云:东粤石刻惟浚阳峡周夔《到难篇》最古,是未知北海此记也。)”又,翁氏《粤东金石略》卷八载“李北海《端州石室记》”碑文,其考证亦略同。

此类例证尚多,为免繁复,不再一一列举。

考论至此,《药洲笔记》作者是翁方纲已无疑问,但何以知其为翁氏手稿?首先,书中各则笔记书写字体有楷体,也有行草,且字体大小、墨色浓淡皆不一,显是不同时间累积书写的。其次,书中涂改甚多,既有墨笔,也有朱笔。而涂改文字与原文字迹相同,是一人所写。所改多为文字上的润饰,而改本又往往与翁氏著述定本合。如前引论苏轼《九



成台铭》那段考证文字最后一句原为：“是传刻讹也，附记于此。”改作：“盖重刻时传写之讹也。”与《苏文忠九成台铭并书额》诗后跋语及《粤东金石略》卷五文字一致。如此之类甚多。显然，普通抄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形，此书必为稿本。再次，拿翁方纲传世手稿《苏斋笔记》等与此书对照，虽书法风格微异，但仍能看出是一人手笔，其差异只是前后期书风不同。综上所述，此书必为翁氏手稿无疑。

二、《药洲笔记》的价值

《药洲笔记》作者已经考定，那么此书究竟有什么价值？

首先，翁方纲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诗论家，“肌理说”的倡导者，其诗论对清代中后期的诗史和批评史都有深远影响。《药洲笔记》中诗论部分，虽然不算多，但颇为精辟，且多未见于翁氏其他著作，对于我们理解翁方纲的诗学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如《药洲笔记》开卷第一则云：

陆放翁诗乍看快意而脉理却粗，元遗山亦然；王荆公诗乍看不甚快意，而脉理却细，虞文靖亦然；苏诗乍看快意，深看尤快意，而脉理难寻；黄诗乍看不快意，深看亦不快意，而脉理可寻；欧阳公诗在深浅难易之间，初学最宜看；吴立夫诗在深浅难易之外，初学亦最宜看；二晁诗附山谷诗后看之可也，二刘诗附遗山诗后看之可也；杜、韩，不可以形求者也，王、孟、高、岑、太白，不可以迹迹者也。

这段话对唐宋元的著名诗人进行了集中的评论，见解独特，值得重视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其评论使用了“脉理”一词，而翁氏其他诗论著作似从未见此术语。笔者推测，“脉理”有可能是“肌理”的前身。上引文字以“脉理”粗细评论诗人。而在《石洲诗话》中，则常用“肌理”粗细评论诗人。如：卷三：“逢原诗学韩、孟，肌理亦粗。”卷四：“（唐庚诗）格力虽新，而肌理粗疏，逊于苏、黄远矣。”“周草窗诗，肌理颇粗。”卷五：“遗山虽较之东坡，亦自不免肌理稍粗，然其秀骨天成，自是出群之姿。”“遗山五古，每叠一韵，以振其势，微与其七古相类。盖肌理稍疏，而秀色清扬，却自露出本色耳。”而且，《药洲笔记》批评元好问“脉理却粗”，《石洲诗话》也批评他“肌理稍粗”，可见“脉理”与“肌理”是基本相通的。《药洲笔记》也有“肌理”一词（见下文所引），颇疑翁氏早年“脉理”、“肌理”并用，后来才专用“肌理”。这也为我们理解翁方纲“肌理说”提供新的线索。而《药洲笔记》中多次使用“脉理”、“肌理”评论具体作家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“肌理”这一术语的内涵。

《药洲笔记》又曰：

诗家惟利钝二字，难于兼用而善全之。杜诗有利有钝者也，韩则利多而钝少，苏则有利无钝矣。后人聪明日启，谁复肯为其钝者哉？然晚唐宋元以降，新声代起，至于杨铁崖、张思廉而利极矣。高季迪以英锐天才，发为高唱，其利固莫可复加。再至于茶陵之乐府，则才思笔力，纵宕发越，于斯

而极矣。所以空同子出，一变而倡复古调，不顾其钝也。至于沧溟之徒，重整东川之帜，亦不顾其钝也。然而事有自然而获者，无勉强而袭者。利不可学，钝独可学乎？此乃尤为自束缚之甚者也。本朝风雅道盛，渔洋先生犹是，提倡格调，主张神韵，此仍青邱、空同之一脉也；竹垞先生极不喜山谷，然其肌理转有暗合者；初白从事于白苏极利之场，而精心整顿，不肯滑去：是皆不专言利者。

此处集中论述了有关“利钝”的诗学思想。一般诗论家运用“利钝”这一术语，皆以“利”为褒，以“钝”为贬。而翁方纲则不然，不以“钝”为贬，反以为褒。甚至在翁氏看来，只有杜甫才称得上“利钝并用”，认为：“若杜公五言古诗长篇，如《北征》诸作，正复何减《雅》、《颂》！而可以长短较量乎？所以就学杜言之，人皆知其高古雄浑，而其用钝笔处不如其用利笔之适于讽诵也。即如‘苗满空山’一联，更无人理会矣。观古人墨迹，遇秃毫处，即嗤为败笔者，人皆如是耳！”（《石洲诗话》卷六）当然，翁氏此诗学观念也并非创见，前人早已发之，如清初叶矫然《龙性堂诗话续集》：“孙豹人亦谓其某友诗快利不可言，更须造到钝处。”但前人大多引而不发，语焉不详，未见像翁氏那样以“利钝”集中评论诸家诗歌的。翁氏的“利钝说”似乎与其“逆笔说”（见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《黄诗逆笔说》）有某种联系，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迄今未引起学者注意。而《药洲笔记》却对“利钝说”进行了集中详细的论述，值得珍视。

除上述两则外，《药洲笔记》中尚有评论王士禛、朱彝尊、杜诗注、苏诗注等条目，皆足供参考。

其次，翁方纲作为金石学家，因巡试粤东诸郡之便，到处访求石刻碑铭，《药洲笔记》中有关金石的文字多是翁氏访求所得的原始记录，翁氏《粤东金石略》即在此基础上撰写。虽然《药洲笔记》金石部分的精华大多已写入《粤东金石略》中，但因为《药洲笔记》是最原始的记录，而且其记录一些石刻题字往往一仍其书写格式，甚至字体也有意摹仿，可以说比《粤东金石略》的描述性记载更直观，也更接近原貌。而且，这也有助于考见《粤东金石略》的成书过程。此外，《药洲笔记》中诸如“《曝书亭集》卷十六第四页《同屈五过五羊观》诗：‘摩挲汴京碑，不觉日西夕。’注云：‘观即建中靖国碑。’记访之。”之类的条目，可见翁氏访求石刻之勤。

再次，翁方纲精于书画鉴赏，《药洲笔记》中也有少量关于法帖书画的考证评论，如：“东坡学徐浩书，山谷学沈传师书，荆公学王濛书”等等，值得参考。

最后，翁方纲作为清代著名书法家，其流传下来的片纸只字皆为世人所宝。此手稿本身虽非书法创作，但亦颇见功力。且今存翁氏手迹多为晚年所作，此稿则为早年之作，亦可藉以考见其书风流变。

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